

## 上古漢語複輔音聲母的證據

楊劍橋

復旦大學中文系

自從英國漢學家艾約瑟 (Edkins) 和瑞典漢學家高本漢 (Karlgren) 於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提出上古漢語有複輔音聲母的學說以來，經過近百年的反覆研討和論證，現在許多人都已相信這一學說了。不過，也有一些音韻學家不信此道。例如王力在《漢語史稿》上册 (1957) 的一條腳注中批評高本漢說：「最後，他在上古聲母系統中擬測出一系列的複輔音，那也是根據諧聲來揣測的。例如『各』聲有『路』，他就猜想上古有複輔音  $kl-$  和  $gl-$ 。由此類推，他擬定了  $xm-$ ， $xl-$ ， $fl-$ ， $sl-$ ， $sn-$  等。他不知道諧聲偏旁在聲母方面變化多端，這樣去發現，複輔音就太多了。例如『樞』從『區』聲，他並沒有把『樞』擬成  $kt'$ ，大約他也感覺到全面照顧的困難了。」王力不相信複輔音聲母說，因此他的《漢語史稿》只列有三十二個上古單輔音聲母。直到他 1985 年出版的《漢語語音史》，除了增加一個單輔音聲母外，對於複輔音聲母仍然未能承認。這樣做的一個直接後果，就是在他的《同源字典》(1982) 中，許多明顯的同源詞未能判為同源。例如「老：考」，《說文》：「老，考也。」又：「考：老也。」又藏文「老」 $rgas < *gras$ ，安順苗語  $kalu$ ，東京苗語  $cro$ ；<sup>1</sup>「址：基」，《說文》：「止，下基也。」又：「陟，基也。址，陟或从土。」又「止」聲字「齒」，閩語讀  $k'i$ ，<sup>2</sup> 等等。因而上古漢語的同源詞表現得較為支離破碎，不能形成若干個同源字族。同時，在被判為同源的詞語中，又有不少不合音理的「鄰紐」，例如「命：令」(來明鄰紐)、「處：所」(穿山鄰紐)、「菑：灾」(莊精鄰紐)。即使如此，在極少數同源詞上，王先生仍然不得不構擬了某些複輔音聲母，例如「墨：黑」，他說：「『黑』的古音可能是  $mxək$ ，故與『墨』 $mək$  同源。」看來，王先生大約也「感覺到全面照顧的困難了」。

我認為，根據目前的研究，上古漢語確實存在著複輔音聲母，這至少有以下十二種證據。

一、諧聲字。漢字的諧聲一般具有五個原則，即(1)上古舌根塞音可以互諧，也

1 見聞有《孫海波〈古文聲系〉序》。

2 參梅祖麟《跟見系字諧聲的照系字》，《中國語言學報》第一期，1983年。

可以跟喉音(影、曉)互諧；(2)上古舌尖塞音(端知、透徹、定澄)可以互諧；(3)上古唇塞音可以互諧；(4)上古舌尖塞擦音可以互諧，也可以跟舌尖擦音(心生、書)互諧；(5)上古鼻音(明、泥日、疑)、邊音(喻<sub>四</sub>)、顫音(來)既不可以互諧，也不跟塞音、塞擦音和擦音互諧。凡是跟這五條原則不相符合的諧聲現象，都可能跟複輔音聲母有關。例如：

筆/律 *pr-	粟/凜 *pr-	龐/龍 *br-
麥/來 *mr-	檢/斂 *kr-	泣/立 *kr-
使/吏 *sr-	頃/穎 *kl-	邪/牙 *sg-
所/戶 *sg-	楔/契 *sk'-	念/今 *nk-
睦/達/陸 *mgr-	數/屢/婁 *skr-	

二、聲訓。聲訓是以音同或音近的字爲訓，用作聲訓的漢字聲母必定相同或相近；如果聲訓中有不合於上述諧聲原則的現象，則可能預示著有複輔音聲母的存在。例如：

《釋名》：尻，廖也(\*kr-) 勒，刻也(\*kr-)  
 《說文》：阨，閔也(\*kr-) 嚨，喉也(\*gr-)  
 《詩》毛傳：流，求也(\*gr-) 葭，蘆也(\*kr-)

三、讀若。《說文》讀若有八百多條，用作讀若的字必定音同或音近；如果讀若中有不合於上述諧聲原則的現象，則大多可能與複輔音聲母有關。例如：

廐 k'- 讀若藍 l- 裡 l- 讀若駭 g-

四、反切。古代反切中也留有複輔音聲母的痕跡。例如：

《經典釋文·禮記音義》：廩，彼錦反，又力錦反 \*pr-  
 《廣韻》：驢，薄紅切，又音龍 \*br-  
 《玉篇》：綸，古還切，又力旬切 \*kr-  
 《類篇》：來，六直切，又訖力切 \*k'r-

五、重文。作爲重文的兩個字讀音完全相同，但所用聲符不同，可能反映了複輔音聲母的存在。例如：

《說文》霰/覓 \*sk- 羸/裸 \*kr-

六、異讀。同字異讀有相當大的一部分是上古複輔音聲母的分化造成的。例如：

《廣韻》：角，古岳切，又盧谷切 \*kr-  
 谷，古祿切，又余蜀切 \*kl-  
 示，巨支切，又神至切 \*sg-  
 疋，所菹切，又五下切 \*sŋ-  
 說，失藝切，又弋雪切 \*sl-

七、注音。古代的注音中也往往有複輔音聲母的反映。例如：

《史記·匈奴列傳》：「左右谷蠡王。」服虔曰：「谷音鹿。」(谷 \*kl-)  
 《漢書·古今人表》：「黃帝樂官佻淪。」服虔曰：「淪音鯨。」(淪 \*ky-)

八、異文。異文是同詞異字現象，形成異文的兩個漢字聲母應該相同或相近；如果這兩個漢字的聲母不符合上文所說的諧聲原則，那末很可能是複輔音聲母。例如：

《詩·采菽》：「鬻沸檻泉。」《說文》「灑」下引作「鬻沸灑泉」。(檻、灑 \*ky-)  
 《書·堯典》：「宅西曰昧谷。」《史記·五帝本紀》「昧谷」下徐廣曰：「一作柳谷。」(柳 \*mr-)  
 《史記·殷本紀》：「炮烙之法。」《索隱》：「烙一音閣。」《漢書·谷永傳》作「炮格」，《荀子·議兵》楊倞注：「烙，古責反。」(烙 \*kr-)

九、方言。上古漢語的複輔音聲母在各地方言中應該有所反映，這種方言包括古代方言、現代方言，甚至域外方言。例如：

《爾雅·釋器》：「不律謂之筆。」郭璞注：「蜀人呼筆爲不律也。」(筆 \*pr-)

現代廈門話「指」、「枝」、「痣」並音 ki，而 k 來自 \*kr-。<sup>3</sup> 福建邵武話「籬」sai、「螺」soi、「雷」sui、「老」sa，而 s 來自 \*cr-。<sup>4</sup> 越南漢越語 sau，六也，從六老聲；sang，貴也，從巨郎聲；tren，上也，從上連聲；traï，歷也，從歷吏聲，而 s 來自 \*cr-，tr 來自 \*cl-。<sup>5</sup>

十、聯綿詞。漢語中有大批聯綿詞是由其他聲母字和來母或喻四字組成的，它們反映了複輔音聲母。例如：

3 參梅祖麟《跟見系字諧聲的照見系字》。

4 參梅祖麟、羅傑瑞《試論幾個閩北方言中的來母 s 聲字》，臺灣《清華學報》新 9 卷第 1、2 期，1971 年。

5 參王力《漢越語研究》，《龍蟲並雕齋文集》第二冊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0 年。

部婁 \*br- 螟蛉 \*mr- 葫蘆 \*hr-  
骨碌 \*kr- 粗魯 \*skr- 望羊 \*ml-

十一、古文字。現代分爲兩個漢字的，古文字往往合爲一個字形，其中不少反映了上古複輔音聲母。例如甲金文中「命：令」同形(\*mr-)、「立：位」同形(\*gr-)、「史：吏：事」同形(\*sr-)、「雖：誰：唯：維」同形(\*sl-)等等。

十二、親屬語言。漢語有許多親屬語言，由於上古漢語的複輔音聲母多來自原始漢藏語，因此這種複輔音聲母在親屬語言中必然也有所反映，並且能夠與漢語互相印證。例如：

藏語「牙」so，比較漢語「牙：邪」  
「門」sgo，比較漢語「戶：所」  
「涼」grang，比較漢語「涼：京」  
壯語「笠」k'roop，比較漢語「泣：立」  
「來」ma，比較漢語「來：麥」  
「谷」luuk，比較漢語「谷：浴」  
泰語「頭」klau，比較漢語「骷髏」  
「膚」pluak，比較漢語「膚：盧」  
「變」plien，比較漢語「變：戀」<sup>6</sup>

由此可見，上古漢語複輔音聲母的存在實在是無可懷疑的事實。唐蘭曾經用「聲母的轉讀」來解釋以上的一些現象；<sup>7</sup>但是如果「聲母的轉讀」數量如此之多，範圍如此之廣，則上古漢語還能有聲母存在嗎？一種語言可以讓人隨心所欲地胡亂發音，這還能稱之爲語言嗎？顯然，「聲母轉讀說」是不能令人首肯的，這種駁論不能成立。

6 參張世祿、楊劍橋《論上古帶 r 複輔音聲母》，《復旦學報》1986 年第 5 期。

7 唐蘭《中國文字學》，上海：開明書店，1949 年。